小說組
第3名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3屆(109年度)徵文比賽

得 獎 人：**李玉婷**

就讀系別：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
博士班三年級

得獎作品：情殺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厚愛，辛苦了！靈感來自於現代人對愛的偏執與誤解。
希望我能夠一直寫下去。

小說組
第3名

情殺

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 博三　李玉婷

「抗議不平等！拒絕打折！」

立法院外面的抗議聲震耳欲聾，麥克風一聲令下，聲波如同千軍萬馬來支援。人人臉上激昂亢奮，緊皺的眉心像是個個解不開的結，糾的是地上人們認為的不公正，

喊出的是自身的理念跟正義。

「歐——咿——歐——咿」

而台大醫院這邊也傳來了呼嘯而過的緊急救護車的聲音汽笛聲，大雨滂沱，像是老天要把這些人聲鼎沸都壓到底的霸氣。

「輕一點，輕一點。」

從救護車擔架上被抬出，救護員都已經再三仔細，但些許的震動，仍讓躺在擔架上的她遭受極大的痛楚。

「兩女一男，情殺。」

她可以聽到兩個醫護人員急促地在自己身旁快轉似地交班著她受傷的情況,「化學灼傷跟刀傷，兩個女生都很嚴重，得要先處理皮膚。這兩位是夫妻，另外一位是……」

「是什麼？」

「呃……」

她的推車被疾行送入電梯，準備往手術房前進,交班的醫護人員被狠狠地甩在後頭,聽不到她最後在世人眼中的身分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

她想哭，無奈什麼也流不出，在愛情裡的身分她是委屈的次等公民，甚至該說是逃犯，是奴隸，是見不得人的過街老鼠。身體的水分像是被硫酸給引了魂似的，全給了傷口，留下乾涸的驚慌的眼神，以及怵目驚心的粉嫩眼輪匝肌。

「來，我幫妳打點滴喔。」

電梯甫出，又是另外一片鋼鐵世界，通過一片又一片的自動門，看到的是一片綠色的醫護人員。

「來，我們吸一下氧氣。」

醫護人員接起一枚透明面罩，往她殘破的臉皮上一蓋，某種氣體從管子裡噴發，一瞬間，她失去了意識。

大寶。

她心心念念想要找大寶，可她已經無法起身，她的心裡想著的，就只有大寶。

如果她跟大寶要有一個人死，那她寧可是自己。

一直以來她以為自己就是這樣了。

怎麼也沒有想到，會介入別人的婚姻裡。

愛裡的第三者，究竟要怎麼定義？

遇到大寶的那一年，她被大寶的英姿颯爽所吸引這世界上怎麼會有如此好看的人呢？如同模特兒般的身高、敏捷的運動神經、打起球來的狠勁、念起書來的聰穎……原來真有靜如處子，動如脫兔的人存在。

然而大寶還是有不拿手的東西，那就是美術。

她成了大寶的美術小打手，替大寶代畫任何美術老師出的作業。然而她沒有同大寶

說的，是她無論怎麼畫，都覺得沒有一幅風景，比大寶還要令人讚嘆。

大寶的存在就是上帝的傑作。

溫水煮青蛙，大寶與自己談起戀愛，這份愛情對她來說就像是中了樂透彩一樣。

她跟大寶高中時期的那一段，是她心裡最珍貴柔軟的一塊寶，若不是因為雙方父母硬要拆散，她相信這輩子她不會跟大寶分開的。

她的心死了，至此行屍走肉，再也畫不出任何畫。

這世間的價值，總把真愛輕賤，麵包掛帥。她知道自己出身不好，配不上大寶，她得要打個兩份工，才能維持住學貸跟家中的負擔，太多現實如蛀蟲，啃噬的是年輕的靈魂，帶走的是肝的青春，還有如河水般止不住的無奈憂傷。

畢業後她保持獨身，沾染著一身銅臭，每日股市價碼、期貨價碼、買進賣出，替顧客做理財規劃、財產投資、曾經肚餓為錢發愁的她，最能體驗金錢的難能可貴，她替別人理財，籌畫未來藍圖，也能從中分上一杯羹，勸說人掏錢投資這件事，她做起來得心應手。漸漸的她有名氣了，一些理財節目，都紛紛請她上通告。三寸不爛之舌就像是海上的人魚，唱著發大財的童謠，曾經她最渴求的金錢，神聽從了她的呼喊，源源不絕地來到她的身邊，只是代價是，令她永遠失去了愛的能力。

日復一日的賺錢，這樣的生活已經麻痺而僵化。然而這卻是她活在世上的軌道，一如衛星繞著地球，轉不出手掌心。

「等等那對夫婦進來公司，妳可要火力全開促銷咱們最近推的理財規劃 A 級套餐，知道嗎？」

腦滿腸肥的經理，一面享用著炸雞排漢堡蛋早餐，一面含糊不清地交代著站在面前的她，像是一隻會說話的豬，字字句句都在吐露發財神蹟似的小心。

「妳可是咱們公司第一把交椅的財經專員，我跟董事長找了好幾個人選，談來說去，最後我力保妳出線，妳可要好好的把這筆生意給做起來，倘若把這對夫妻留下來，我保證升妳職、給妳半年的三倍分紅。」

「是，我一定不辜負您的期望，盡全力延攬這對夫妻的資金進來公司。」

她彎腰鞠躬，安撫好經理之後，立刻回到了會客室，準備這一次的出征，

她已經太過熟悉如何接洽新顧客，所以沒有事先看過助理幫她準備的資料，只是當她翻開檔案夾的那一瞬間，她就停留在那張照片上。

大寶。

像是在深海裡深藏了多年的寶藏，幾經洋流，浮浮沉沉，終將露出光明。

時間停止不了她封印的感情，乍現的大寶像一隻鑰匙，打開了潘朵拉盒的鎖，傾倒了所有的愛恨情仇，徒留希望。

再見到大寶，已是好幾個春秋。

她與大寶，都已不再年輕，青春變成了中年人最想積存的款項，無奈卻時常被俗世雜務提領而衰老。

她是公司第一把交椅的財經專員，然而在愛情裡卻是個悲憐乞討的小奴隸。

但就當她摩拳擦掌想大顯身手之際，卻遇見了她最難忘的人。

只是大寶已經是別人的人了。一見到真人，身旁早有了別人。手上的婚戒、手挽著手的親暱，都是別人宣示主權在手的證據，

她能吃什麼醋呢？連醋都吃不到的苦，是十八層地獄下的悲鳴。

畢竟配偶欄上的名字，才是主權人。

經理對於這次的交易，很是滿意，大寶夫婦的財富進了公司，像是一隻生命力極強的金錢幹細胞，旋風式的飽滿了公司，也增值了這對夫婦。次次的投資金融成功，經理得要更加卑躬屈膝討好大寶夫婦。但一個人跟他們吃飯，說甚麼都怪，總拉著她與大寶夫婦四個人一起進高檔餐廳吃飯慶祝，人不熟，錢熟。看在錢的份上，沒血緣都能比有血緣親。

「乾杯！乾杯！慶祝我們錢途光明！」

杯觥交錯，喝醉的經理像是瘋狂的小丑，拼命地找話題，高聲談笑，經理大讚大寶夫婦二人登對，郎才女貌，連人家的結婚戒指，都可以拿起來細細端詳，硬是說出胡亂拼湊的問句，什麼幾克拉、鑽石產業，還有求婚過程。

整頓飯對她來說，食之無味，形如嚼蠟，她無法直視大寶，深怕她眼裡的癡迷跟狂熱會被拆穿，這對她來說是一場犯罪呵；只是當經理聊起大寶求婚過程，她還是忍不住心痛了一下。

是啊，大寶的母親怎麼可能讓自己的孩子受苦？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什麼成語不會用，就是門當戶對這句像個詛咒。

這一頓食之無味的飯局的尾聲，腦滿腸肥的經理早就已經喝得酩酊大醉，大寶的原配去開車了，還貼心的要大寶幫忙她。

她與大寶一起扶著經理蹣跚地走到了等候計程車處，在等待的同時兩人無話，只剩下中間酒氣沖天的經理打著酒嗝的聲音。

夏天的夜裡竟然有一種沁涼的微風吹拂過，就就像是在安撫著白天被炙燙過火的地上萬物，就連她雙頰上的火紅也一併的帶來了降溫的涼快。

這些年來不見要說的話實在太多了，多到像惡性腫瘤一般，搪塞了她整個身體。

眼角餘光瞥見大寶，她像個偷偷摸摸的賊，貪戀著每一次的偷襲所見的影像。時間在大寶身上帶來的成熟感，他們都不再是當年的青少年了，轟轟烈烈不顧一切的愛情，早已注定敗給現實世界裡的柴米油鹽醬醋茶。更何況大寶現在有婚姻了，過去她思念的那些早就已成了禁忌。

好不容易招攬了一台計程車，她熟練的講出經理家的住址，原本也想要上車，經理卻推開她的手，低聲說道：「妳幫我好好的招待一下他們夫婦倆，這對我們公司重要！重要！很重要！」

一瞬間她明白了經理的酒遁是要她收尾，這也不是第一次替經理收拾宴會後續的事宜，經理喝醉是第一次，但就連喝醉，都心心念念著金主。車門很快的關上，再度留下一地的尷尬。

「等等車來了，要送妳一程嗎？」

大寶還是記憶中的那麼溫柔體貼，多年後的第一句話，竟是一個問句。

問句，是多麼讓人遐想的一個起手式？像是一個鉤子，勾起的不只有回憶，還有更多的期待與害怕受傷害。

此時的她，如同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與大寶再次四目相接，卻又害怕年少時期的電光石火，再次燃起不該奢望的想念，如驚兔一般別過頭，卻又牢牢記住那一瞥的快樂。

「不用，我等等招計程車就好。」

她知道大寶在看著自己，但是她卻希望自己盡量避免跟大寶再度有所接觸。不能啊。不能。

理智揪著她的呼吸，她不斷地告訴自己，此生與大寶應是公事公辦了，再無可能——

往回走去，大寶卻拉住了她，沒有想到大寶會有這麼一手，整個人重心不穩就這麼跌倒在大寶的懷裡。

然而就在那一瞬間，她看到大寶眼中的淚光，以及衣袖下隱隱約約的瘀血。

那一瞬間她明白了。

大寶並不幸福。

她記得令她擦槍走火的是見到大寶的傷口。

在衣袖底下看得出瘀血跟指印，衣料是遮蓋恩愛夫妻的假象，肉體的折磨，在她眼前看來，所謂婚姻，不過只是枷鎖。

大寶哭了。

「我已經失去過一次愛情，這一次再度回來，我說什麼都不放手！」

搜尋多少次記憶，大寶從未在她面前哭過。

這些年來究竟有多少委屈，多少辛酸被藏在這樁人人稱羨的婚姻裡？

她再也推不開大寶，這一次，愛情再度回來找她，是真愛。

大寶在她身上找回了愛情，而她亦如是。

於是外出的理由變多了，所有的藉口，都只為了貪戀愛情的蜜。

多年來的痛苦，在互相確認心意下，有了發洩的出口。

被發現的時候，她正在大寶的身下。

赤裸的倆人，被抓姦在床，怒吼、疼痛、燒灼，拳腳、各式各樣能傷害人的方式，都在此時現身。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隨著那潑灑出來的液體落在她與大寶身上，咒罵的言語如雷火不斷，宛若兩隻見不得光的吸血鬼，在婚姻的聖水下，皮開肉綻。

「一天到晚不回家，我就知道有鬼！妳這個賤女人——」

她與大寶想要彼此保護對方，卻都也因為這樣，被地獄的烈火灼傷，大寶護著她，反擊對方，三人都受了重創。

她怎麼也不後悔的，這是她的愛情，她與大寶這一次不再分開，她已經有足夠的力量經濟獨立，她想要跟大寶在一起……

「妳醒啦？」

她張開眼睛，護理師像是在確認她那一縷小命幽魂，是否已順利返陽。

「妳的傷勢好嚴重啊，不過我們都已經幫妳處理好了喔，只是未來復健的過程還蠻漫長的，但我相信妳可以的。」

護理師的聲音帶著鼓勵，像是天使一樣對她展開善良的心胸，還體貼地幫她整理了一下被褥，點滴跟維生系統滴滴答答地此起彼落，「我知道妳，很有名氣，理財專家，從小到大，第一志願女校、第一志願大學，都是人生勝利組，相信妳一定可以克服這個難關的。」

「跟我一起……來的……那對夫妻呢？」她困難的發出聲音。

「他們在隔壁房。」

等護理師離開，她困難地起身，耳際可以聽到外頭在立法機關門前不斷吶喊跟鳴笛的抗議聲，眼角餘光看到落地窗下的彩虹旗，還有在旗下黑壓壓的人群們，在陰沉的雨中用一種艷麗搶眼的姿勢挺立站著。

她費力地找到機器開關，按下關掉旋鈕。

躡手躡腳地把身上的監測器貼片拿起，一步又一步地往前，往大寶所在的病房。

從小到大她真的是人生勝利組嗎？

她的人生勝利組是被窮逼出來的，只有努力才能有機會擁有。一切都只因為自己沒有豐厚的生活條件，貧窮讓她連求愛的機會都沒有。

她努力的往前衝去，男人之所以能跟大寶用同一個病房，也不過是因為他們是名義上的夫妻，大寶的處境比她還要更危險……

她衝到了病房裡，看到的情況正好與自己所想的一樣——

三人同時受傷，同時進行手術，也在同一個時間清醒。

男人仍如一隻受傷發狂的野獸，矗立在大寶的病床前，大寶被他扼住喉嚨，受傷被包紮好的腳不斷地亂踢著，白色的紗布因為這樣的動作而開始染紅，她連忙衝了過去，隨手拿起了旁邊的點滴架，重擊男人的頭！

「啊！」

男人回過頭，三個如同木乃伊般被綁住的人，又如同之前那樣打鬥了起來。

「妳覺得妳們這樣會有好下場嗎？」

男人怒氣衝天，身上的傷口疼痛，更加深了他的恨意，兩隻從紗布縫裡露出的眼睛，宛若梅杜莎之眼，恨不得只想要讓眼前的這兩個女人石化。「我是妳的老公！就算我們不相愛，妳也該看看我們後面兩個家族的利益！竟然做出這種事情！」

「家暴跟同性戀，我寧可選擇同性戀！」大寶大聲地回擊著，兩個女人此時再度共同抵抗著那個失心瘋的男人。縱然男人的力量比女人還大，但在這生死存亡之際，大寶卻使勁了所有的力量，拿起旁邊的玻璃杯往旁敲出了一個裂口，銳利的玻璃杯變成武器，周旋於那個跟自己共同生活多年的男人，這是大寶第一次用力抗拒這個男人，過去那些被毆打、被撕裂、被禁閉的自己，彷彿都在這個時候，成為她反抗的力量。

對這一段婚姻，她已經隱忍太久。

大寶做了這麼多年的父母的乖孩子，為了要孝順父母，為了不讓父母傷心，為了要守住家族的產業，為了要讓家族更加昌盛，這一路不知道捨棄了多少東西，甚至，連最珍貴的愛情，都一併捨去，這樁婚姻，就像是外表美麗，裡面有著劍山的美鞋，丈夫對大寶來說，簡直是一場永無止盡的噩夢。

那一晚，若不是再遇上高中初戀，大寶根本沒有勇氣反抗。

「政府都已經按照公投民意的結果，讓同志立了專法，哪裡有不傾聽民意而亂來？」

窗戶外面像是在呼應著病房內的打鬥似的，傳來了立院直播的廣播聲音，群眾激情呼喊，彷彿就像是另一場格鬥。

男人拿起旁邊的電熱水壺，就要往大寶身上砸去，她連忙用點滴架抵擋，鏘鏘鏘的好不嚇人，一瞬間現代的鬥毆以一種滑稽的方式激烈呈現。

「妳們在幹什麼？快點住手！」

病房裡的打鬥使得被扯下的儀器貼片產生了高頻的噪音，引來了醫護人員，大家想要靠近，卻發現三個人手上各拿著不同的武器，點滴架、摔碎而尖銳的玻璃杯，還有放在一旁的電熱水壺。

「我們也有繳稅，也是台灣的守法公民，為什麼政府不能給我們結婚的權利？」外面的抗議聲，透過大聲公一聲又一聲地傳送千里，就連醫院內的人都能聽得一清二楚。

男人恨透了兩個女孩，奮力地將她們逼到了窗邊，然而那全身被鹽酸燒燙傷的傷口彷彿像是有千萬隻螞蟻，化成可怕的惡魔，侵蝕著赤嫩的真皮，彷彿就像要啃噬骨髓至

深。「我要妳們通通去死！」

那致命的狂奔跟熱水瓶往兩個人身上襲來，兩人下意識地往下躲，她手上的點滴架揮落，絆住了憤怒的男人——

「啪啦！」

落地窗的玻璃抵不住那樣反撲的衝擊，男人的身子在跌跤的重心不穩意外中，就這麼從破裂的玻璃窗應聲飛了出去——

「三讀通過——」

男人的身子墜落的聲音，被淹沒在戶外激動吶喊的彩虹旗與人群落淚歡呼中，一瞬間，沒有人發現，那所有痛苦的火種，在雨後陽光甫出的瞬間，熄滅了。

她與大寶，總算自由了。

得獎作品：情殺

評審賞析：

此篇處理女同志的外遇題材，整體架構俐落緊湊，以一般異性戀婚姻外遇、情殺的經過，驚聳包裝了整個過程。故事主線具有衝擊性，又與同志專法的抗議場面結合，整體的驚嚇，突出了同志婚姻立法遭遇的阻難與傷害。但小說情節跳躍太快，來不及細緻處理的情感線索，全以快速的情節推動發展，難免掉入窠臼。